



劇本選第一輯

姐 妹 倆

藍 光等作

華北人民出版社



劇本選第一輯

姐 妹 倆

藍 光 等 作

華北人民出版社

內容提要

劇本選第一輯，共收了五個工業方面的獨幕劇。

【姐妹倆】，是通過兩姐妹對戀愛問題的不同處理，寫紗廠女工的兩種勞動態度與生活態度。

【長海來了】，寫基本建設中，木作工人克服保守思想，學習和推廣流水作業法。

【第一台抽水機】，是寫農民熱望工業的援助，工人積極支援，在祖國大建設中，互相鼓勵生產的故事。

【喜事】，這是個產生在工人家庭中的喜劇。劇中強調了：要提高生產，必須搞好團結，克服急躁與消極情緒。

【時刻警惕着】，是寫「五反」運動中，工人階級打擊了資本家的猖狂進攻的故事。劇本揭穿了奸商們的醜惡面貌與卑鄙手段。

書號：6022

姐妹倆（劇本選第一輯）

作者：藍 光 等

出版者：華北人民出版社
（北京香餌胡同七十三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日報印刷二廠

1 20,000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出版說明

爲了供應各地專業劇團和各工廠、礦山、農村、學校等業餘劇團上演劇目，我們選輯了在『劇本』月刊（自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四年）發表的一部分劇本，分類編輯出版。其中有些劇本並經作者作了必要的修改。

所選的劇本，在內容方面盡量作到配合國家建設任務，並注意到思想及藝術的質量；在形式方面，盡量照顧到業餘劇團的演出條件。

我們初步計劃，在一九五四年先出六輯。

各輯劇本，都附有舞台設計圖，供各劇團排演時參考，但各劇團也可根據本身條件作必要的變動，不必受原設計圖的限制。

劇本如被各地劇團上演時，希望能將演出後觀衆的反映及導演、演員對劇本的意見函告本社，以便轉達作者，如對劇本有重大改動或改編爲其他戲劇形式上演時，也希望能通知本社轉告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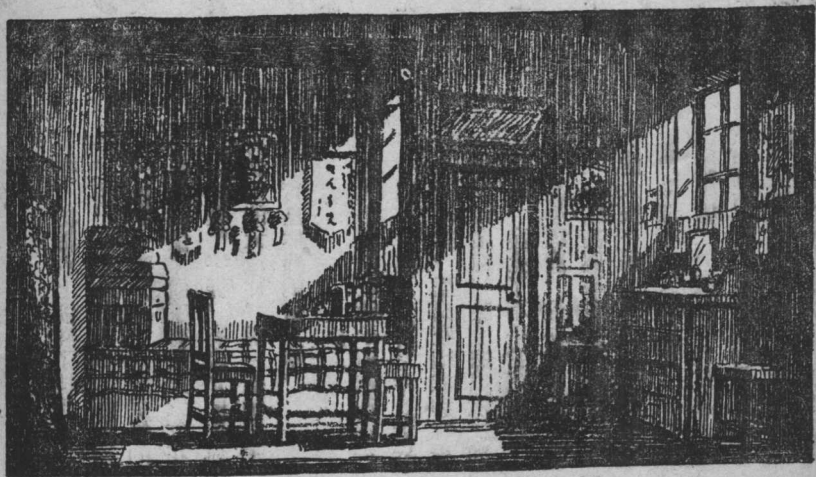
目 錄

姐妹倆(獨幕話劇)	藍 光 一
長海來了(獨幕話劇)	李 赤、周一璞 二
第一台抽水機(獨幕話劇)	劉 適、趙公漢 二
喜事(獨幕話劇)	欣 秋、王石閣、石天嘯 三
時刻警惕着(獨幕話劇)	北京人民藝術劇院下廠小組集體創作 梅 阡執筆 三
	王命夫 三

姐妹倆

(獨幕話劇)

藍 光作



佈景設計：孫澤鈞

時間：一九五三年冬季，一個禮拜日上午。

地點：天津國營棉紡某廠所在的莊子上，工人家裏。
人物：

楊玉蘭——某紡織廠細紗車間管理員，原來是細紗

女工，剛脫離生產不久，二十二歲，天津市特等勞動模範，黨員。

楊玉鳳——楊玉蘭的妹妹，另一個紡紗廠的織布女

工，青年團員，二十歲。

楊大娘——她們的媽媽，年近五十。

安大爺——楊家的老鄰居，原是鋼廠工人，現退休做家屬工作。六十來歲。

安長榮——鋼鐵廠工人，二十一歲。安大爺的兒子，楊玉鳳的愛人。

羅秀英——二十七歲，細紗車間女工。

黃國棟——中國人民志願軍的營長，二十七歲，工人出身，楊玉蘭的愛人，小名叫虎子。

馬福民——男，二十多歲，工人，楊家的鄰居，小名叫小傻子。

劉大娘——六十多歲，楊家的鄰居。

董淑琴——女，楊玉蘭工廠的細紗工段黨支部書記。

佈景：一間內室。一門通外間，外間是廚房。室內有一個炕，鋪着整齊的白褥單，炕的一頭有一排漆得鮮亮的炕櫃，黃銅拉手發出亮光，櫃門上畫着山水花

草，櫃上放着一套整潔的鋪蓋。室內除工人家庭一般的陳設外，一邊有張梳粧台，老式的，倒也又紅又亮。梳粧台上擺滿了梳子、雪花膏、頭油、小盒子、花、彩色照片等等。這些多半是妹妹的東西。另一邊有一張方桌，擺着姐姐的東西。牆上掛着毛主席的像。像下有幾朵大紅花，花下紅條子上寫着「劳模」字樣，有參加國慶典禮的黃綢條子。還有父親的大像片。另一個像框子裏嵌着姐姐在北戴河、青島休養的像片等。

幕啓：妹妹楊玉鳳在鏡子前梳洗打扮，電燙的捲髮梳理了一遍又一遍，然後打上了綠色的結子。華達呢制服領口敞開着，露出花襯衣和綠毛衣，穿着咖啡色燈芯絨的西裝褲，臉上露出愉快和興奮，好像在她的生活裏，發生了不平常的事情。她是解放後才做工的，高小程度，性格很活潑，愛打打鬧鬧，說說笑笑，一點高興事就笑了起來，可一點不如意的事也可能大哭一場。愛玩，喜歡唱歌演話劇，愛看電影，愛漂亮，人很聰明，工齡雖短，技術不壞。

姐姐楊玉蘭這時伏在炕桌上計算着產量和白花數字，面前的煎餅餡子還沒有吃，有時抬起頭來想着什麼。她和妹妹不同，性格沉靜，但很果斷堅強，有十年的工齡，技術好，能靈活掌握郝建秀工作法，

產量、質量一貫比人高，一九五二年原棉困難時也能完成國家計劃。她過去領導的小組，一貫能超額完成計劃，成爲全市模範組，所以被評爲天津市特等勞模，提拔爲管理員。入黨後，更加忘我地工作，虛心地學習。五三年學習總路綫後，思想認識提高了一步，工作上更有進步。

楊大娘提着籃子進來。她雖只將近五十歲，但因在舊社會受苦受窮，嫁過楊家來，丈夫做工就養不了家，自己不得不給人做些針線活來貼補家用；三十多歲時，丈夫又死了，年輕的寡婦帶着兩個女兒度過飢寒痛苦的日子，所以看起來有五十多了。解放後，兩個女兒都工作，家庭生活寬裕起來，思想也比較進步，待人真誠善良，自己也參加些家屬工作。非常愛兩個女兒，對她們的婚姻問題特別關心。她進來時看見玉蘭早點還沒吃，心疼地走到炕邊上坐下。

楊大娘：玉蘭，煎餅餛飩都涼了！筐子裏邊窩的雞子兒，你還不快喝呀？

楊玉蘭：嗯。

楊大娘：今天九禮拜的，休班也不歇着，一早你就忙得像進京趕考，早點都不吃呀！

楊玉蘭：娘，待會兒吧，我把這表報看完，一會兒準離開會去。

楊大娘：又開會，昨晚上不是開到十二點才家來呀！

楊玉蘭：娘，你不知道，廠裏正搞增產節約大競賽，這兩天我們班上算了一算，白花多出了十幾磅，完不成國家計劃了呀！就是羅秀英一個人白花出得少。我真着急，想分析分析原因。一會兒去找幾個人，和羅秀英談談，交流交流她的先進經驗。

楊大娘：那你快吃點吧，一會開會不定幾點才回來！（見女兒端起碗來喝豆漿，疼愛地望着女兒。）一天都是你的競賽呀，壞紗白花呀，真够折騰的。當了管理員，除了睡覺那幾個鐘點算是你歇着的時候！

楊玉蘭：（頭髮梳理的差不多了）咱姐是劳模，見過毛主席，還能不積極呀，將來還要爭取當個模範幹部呢！

楊玉蘭：爲當模範幹部才積極工作呀！除非你才那樣想。

楊大娘：（瞧見籃子）得，「模範」，你們別「蘑菇」了，晌午倒是吃嘛飯？我給你們去買菜呀！

楊玉蘭：娘，我們廠裏大夫說，要吃有營養的東西，才能保養身體。你給我們買些牛肉、雞子兒、大白菜。呵，對了，還給稱二斤蘋果。娘，我昨天在俱樂部看一本畫報，人家蘇聯那蘋果好大個呀，葡萄也那麼好，蘇聯多美呀！

楊大娘：餓了頭，你就看人家吃的好。

楊玉蘭：不光吃的好，你沒瞧見人家電影上，女的都穿的大花裙子，跳舞唱歌，那也是工人哪！下了班，坐上

汽車滿處玩去，男的女的在一塊，可痛快！

楊玉蘭：（笑了）光知道人家享福，不知道人家今天的幸福是怎麼來的！沒聽人上蘇聯的回來報告嗎？就記得人家下班玩得痛快，怎麼不學學人家上班生產的那股幹勁呀！

楊玉鳳：哼，人家上班時間短，下了班也不開會。

楊玉蘭：你怎麼知道人家不開會！

楊大娘：好了，管人家開會不開會，你們倒是吃什麼？

楊玉鳳：我剛才不是說了嗎！（找東西）

楊大娘：（向玉蘭）你呢？

楊玉蘭：（沒抬頭）我沒意見。

楊大娘：沒意見，你多會兒也沒意見。（楊大娘到外間去）

去）

（楊玉鳳翻箱倒櫃，性急地正在找什麼。

楊玉鳳：娘，我昨天買的新手絹呢？

（沒人應。楊玉鳳仍在找，抽屜翻遍了。

楊玉鳳：姐，你看見沒有？

楊玉蘭：沒有。

（楊玉鳳在姐姐的大衣裏翻，從口袋裏掏出一封信來。

楊玉鳳：（看信封，念。）「楊玉蘭——同志親啓——，中國人民志——願——軍」好，志願軍給你的信！（望了姐姐一眼，急抽出信紙來，低聲地念）「玉蘭：我……」

哎呀，這麼親熱！「玉蘭」，連個「同志」都沒有！

楊玉蘭：（發現了）幹什麼！你隨便看人家的信。

楊玉鳳：（念）「我十九號要到天津開會，你想不到吧，來津時一定先去看你——和大娘——」

（楊玉蘭把信搶走。

楊玉蘭：好，你還保守秘密！（掀開門簾）娘！還沒回來。你連娘都不告訴一聲。

楊玉蘭：別瞎嚷嚷，普通朋友……

楊玉鳳：（撇嘴）當然是朋友了，不是朋友還大老遠給你寫信！

楊玉蘭：寫信有嘛關係，志願軍和工人通信有的是。

楊玉鳳：哼！你別拿我當小孩，不告訴我也沒關係，反正他來我總看得見。今兒幾號？（看日曆）哎呀，就是今天呀！姐，（從上到下瞧了瞧她）你看你，頭都沒梳！也該換件新衣服呀！（熱情地從櫃子裏拿出自己的衣服）我新做的，只穿過一回，給你。（又開開抽屜）這綠綢子紮在褲子上不難看。喲，看，找了半天，這不是我的新手絹嗎！給你一條！

楊玉蘭：你這是幹什麼，（笑了）送我上轎呵！

楊玉鳳：（熱情地和姐姐坐在一起，拉着姐姐的手。）你有愛人，我真高興！過去，你猜我怎麼想？

楊玉蘭：怎麼想？

楊玉鳳：我覺得你這人就知道生產，不懂得戀愛。

楊玉蘭：爲嘛這樣想？

楊玉鳳：見你一天老沒琢磨這個事哩。

楊玉蘭：你一天到晚老琢磨？

楊玉鳳：誰那樣，瞧你！告訴我，你的愛人長的什麼樣？

楊玉蘭：什麼樣？我不知道，說不出來……

楊玉鳳：漂亮嗎？

楊玉蘭：怎麼叫漂亮？

楊玉鳳：瞧你！又拿我當大傻瓜了，漂亮不漂亮你都不知
道。好吧，一會兒我看見再說。（又走到鏡子前照了

照，將小抽屜打開，拿出一個紙盒子，裏面有一條鮮
紅的圍巾，得意地圍在自己脖子上。）姐，你瞧我這
條圍巾多水靈！

楊玉蘭：又新買的？

楊玉鳳：不是，別人送的……

楊玉蘭：（才注意到妹妹打扮得很漂亮）咦！今兒你要上

哪兒去呀？不上業餘學校嗎？

楊玉鳳：（不在乎地）我請假了！

楊玉蘭：爲什麼？

楊玉鳳：我要——去市裏買點東西。

楊玉蘭：買東西早一天晚一天怕什麼，還能耽誤功課！

楊玉鳳：和人約好了，人家等着我。

楊玉蘭：反正你曠課沒有理由，我不同意這樣做！

楊玉鳳：不怕，差一天半天課，我補得上。

楊玉蘭：（不高興）玉鳳！

楊玉鳳：（看錶）哎，我得快走了。（欲出）

楊玉蘭：（叫住）玉鳳！

楊玉鳳：幹什麼？

楊玉蘭：都十點了，你兩點的班，趕得回來嗎？

楊玉鳳：今天……今天我們廠裏結賬，沒有班。

楊玉蘭：結賬？又不是月底。

楊玉鳳：（問住了）反正沒有班！（欲下）

楊玉蘭：前兩天碰到你們工會組長，她說你這些日子生產

可不好。玉鳳，你……

（外邊，有人一邊走一邊叫：「楊玉鳳，楊玉鳳！」

楊玉蘭：（掀開門簾）呵，組長！（下）

（組長聲：「玉鳳，你在家呀！我有句話給你

說！」

（組長掀門簾欲進，被玉鳳拉了回去。

（玉鳳聲：「我們就在這兒坐吧！裏邊，我姐姐

有事！」

（組長聲：「好，我也要業餘學校去了，只給

你說一句話。」

（玉鳳聲：「嘛事？」

（組長聲：「咱們組正跟甲班二組挑戰，我們組

已經出了十次次布了，要不在這幾天趕一趕，就

完不成計劃……」

〔玉鳳聲：「我也要出去，我們走着談吧！」〕

〔組長聲：「你今天能不能克服點困難，還是上班去吧！」〕

〔玉鳳聲：「我有事，不是請假了嗎？」〕

〔楊玉蘭開始注意聽。〕

〔組長聲：「你要請假，出勤率也要完不成計劃了！」〕

〔玉鳳聲：「走，我們出去談！」（走到窗口）今天我要緊事！……」〕

〔組長聲：「有要緊事當然沒辦法。不過，你要想想，這是增產節約大競賽的時候，你也學了總路綫……」〕

（似乎組長是走了。）

〔楊玉蘭一直聚精會神地聽着，很生氣，想出去，又怕妹妹面子不好看，這時實在忍不住了。〕

楊玉蘭：玉鳳，你進來！

楊玉鳳：（急走進來拿自己的「皮猴」）幹什麼？我可要
走，我沒時間了。

楊玉蘭：你這算什麼，不害臊嗎！

楊玉鳳：我爲嘛害臊？

楊玉蘭：爲嘛要曠工？

楊玉鳳：勞動一天拿一天的工錢，不幹活也不拿錢。

楊玉蘭：想想你是給誰幹的活？

楊玉鳳：不管給誰幹，我有我的自由，你別管我，你的事
我也不管你！

（楊玉鳳匆匆下，正與買菜回來的楊大娘撞了個
滿懷。）

楊大娘：怎麼，你不吃飯就走呵？

（楊玉鳳頭也不回地走了。）

楊大娘：這是怎麼啦？姐妹倆吵架了？

楊玉蘭：（生氣，半晌不語。）太不像話！他們廠今天不
休班，她不去上工，說有事。

楊大娘：有嘛事呀？

楊玉蘭：說的是呀，要不還不生氣呢！

楊大娘：她上哪兒去了？

楊玉蘭：誰知道，說和人約好到市裏買東西。

楊大娘：買東西？這錢不還在我腰裏揣着嗎！

楊玉蘭：吃飽喝足啦！該坐那兒歇歇，琢磨着怎麼玩了！

楊大娘：（看了看亂七八糟的衣服等物）呵！我看這一早
晨又是洗，又是梳，且「刀尺」呢！怕是——（俯玉

蘭耳邊）搞「對象」去了！

楊玉蘭：娘，看您說的多難聽，嘛搞對象！她要是去會愛
人，就誤生產更不應該。娘，您聽說妹妹有了愛人
嗎？她對您說過？

楊大娘：她還給我這老太婆說呀！我是耳聞。在居民小組

開會，劉大娘說看見玉鳳跟一個小伙子一塊去看電影。

楊玉蘭：哪兒的小伙子？是他們廠裏的，還是咱廠的？

楊大娘：說是鋼廠的。誰知道！劉大娘也沒有親眼看見，是他兒子看見的。

楊玉蘭：不管是哪兒的吧！妹妹這樣做太不應該，還像工人階級的樣兒嗎？忘本啦！

楊大娘：玉蘭，你也不能那樣說。不上班，去搞……去戀愛是不好。可她也這麼大了，再說，這一堆兒好幾個紗廠，全是些大閹女，找個對象不容易。剛聯系，兩人還沒成功，呵，合着鋼廠今兒也休禮拜！誤一回兩回班，你也別說她了。

楊玉蘭：娘，妹妹因為搞戀愛，影響生產這應該嗎？要工人都像她那樣，還怎麼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怎麼能走上工業化呀！娘，你們居民小組不也學過總路綫嗎，你應該明白……

楊大娘：理倒是你說的那樣，我明白——，可她也老大小的小了。

楊玉蘭：那就應該不上班找愛人去嗎？娘，你別護着她。

楊大娘：我護着誰呀？還都不是為的你們……（轉向玉蘭）

你爸爸又死得早，十來年，挨凍挨餓的，心沒給操碎了。好容易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你們拉扯大了，還會兒，日子也好過了，你們……對自個兒的事也要操份

心哪！

楊玉蘭：（看着牆上父親的像片）爸爸要是還在，看着妹妹這樣，他心眼兒也不會痛快！

楊大娘：你爸爸要還在，看着閨女二十多了，還懸在大樑上沒着落，他也舒不了心！

楊玉蘭：（跑到楊大娘跟前，親熱地。）娘，您怎麼還是舊腦筋，一天盡為這些事操心呢？

楊大娘：不操心，過年二十三了！

楊玉蘭：我工作做不好，文化才五年級，剛脫產任職也不懂，一天心再操在那上頭，工作還搞得好嗎？

楊大娘：那就一輩子在家當老閨女了？

楊玉蘭：娘，您先別管我們這些事吧。

楊大娘：別管也得行呵！你自個兒一天就是工作、生產、國家呀，這檔子事一點也不理會，給你介紹這個，你搖頭，介紹那個，你擺手，我也不知挑個哪樣的才對你的心。

楊玉蘭：娘，你……

楊大娘：就說上回你老姨介紹的，——

楊玉蘭：（阻止地）娘！呵，你看，我差點忘了，今天黃國棟要回來了。

楊大娘：（沒聽清）黃國棟，誰呀？

楊玉蘭：（衷心愉快）虎子哥，小虎子呀！

楊大娘：小虎兒！……（猛一下記不起）

楊玉蘭：瞧您的記性，黃大叔的兒子小虎呀！不是去年國

慶我到北京觀禮碰到他，回來給您說過。您都忘了！

楊大娘：呵，小虎！小虎！沒忘，沒忘，我是一時的糊塗。

出門當兵十來年了，好容易可回莊子上來了。

楊玉蘭：他現在是志願軍戰砲營的營長，打紅山包時，立了一等功，是個戰鬥英雄呢！

楊大娘：是呀？可真不容易呀！怎麼能回來的呢？

楊玉蘭：這回是到天津開會的。

楊大娘：（望望女兒試探地）呵，開會！你怎麼知道？

楊玉蘭：他寫信來說的。

楊大娘：寫信！給誰寫的？

楊玉蘭：給我。

楊大娘：他知道我們還住這兒嗎？

楊玉蘭：本鄉本土，又在我們家住了那麼多日子，還能忘了！

楊大娘：我們蓋了新房子，門牌也不是那個號頭了！

楊玉蘭：我不是告訴您，去年我們見過面嗎？

楊大娘：呵，去年你們見過面，你們倆……

楊玉蘭：娘，你今天給準備點好吃的吧。你不常說，黃大

叔和爸爸像親兄弟一樣，吃喝都不分……

楊大娘：我待小虎子，從小也跟親兒子一樣。

楊玉蘭：（笑）那更該做好吃的了。

楊大娘：嘛是好吃的，你點吧！做大米乾飯燉肉。

楊玉蘭：人家部隊上不缺這個吃。

楊大娘：要不包餃子吧！

楊玉蘭：平常飯。

楊大娘：那可難了，是要辦山珍海味呀！

楊玉蘭：他來信說，要娘給他做家鄉飯——棒子粥、鮮魚、小魚。

楊大娘：咳，要吃這個呀！那倒不費難，我買魚去。

（楊大娘把籃子裏的雞子兒、白菜、肉，揀了出來。拿出一個大蘋果給玉蘭。）

楊大娘：給你，你也保養保養吧。

楊玉蘭：我這會兒不吃。

楊大娘：你呀，多會兒也不惦着吃喝，年輕輕的也不張羅做個時樣衣服嘛的。這鬪女呀！（忽然試探地）哎，剛跟你說的話，叫你一個閒篇給扯過去了。倒是對上回那人，你是嘛態度？你老姨還叫回個話呢。

楊玉蘭：（在梳理自己的辮子，不自覺地將妹妹的綠綢子紮在兩個小辮上。）娘，你就別提這閒事了。

楊大娘：你要是有心上人，就別瞞着，省得我黑間白日地操心。

（楊大娘在裏外間收拾東西時，玉蘭從口袋裏將愛人相片拿出來，入神地凝視着，然後又把妹妹的新衣服換上，在鏡子裏照了一照。這時，老鄰居、老朋友安安爺忽然出現在門口。他雖然六十

來歲了，但生命力還很旺盛，是個樂觀善良的老工人。

安大爺：嘿，真沒見過，大閨女今個好漂亮！

楊大娘：呵，老安，坐呀。

楊玉蘭：（急將衣服脫下來，臉紅了。）安大爺！……

安大爺：禮拜要上哪兒玩去？有人等着看電影吧？

楊玉蘭：哪兒也不去，一會兒廠裏還開會。

楊大娘：還給你大姪女開玩笑！（見他手上拿一捲紙）拿的嘛？也學着識字，將來中狀元哪！

安大爺：可不，不中狀元將來也跟大閨女一樣得個模範。

（向娘）這不有正經事來找你嗎！『無事不登三寶殿』，下午三點居民代表學習總路綫。

（楊大娘和楊玉蘭都笑了。）

楊大娘：你這養老更不愁吃喝了，數個來賣行囉！

楊玉蘭：安大爺一天總打哈哈！

安大爺：這人哪，活着就得樂樂呵呵地，新名詞叫『樂觀』。對吧，大閨女？

楊玉蘭：對！

（楊玉蘭收拾炕桌上的表報。要往外走。）

安大爺：（對楊玉蘭）出去開會呀？

楊玉蘭：我去找羅秀英，讓她談談先進經驗。

安大爺：誰？

楊玉蘭：羅秀英。

安大爺：找她呀！那你可找的不是時候……

楊玉蘭：我們約好了一塊談談的。

安大爺：剛沒把人吓死，羅秀英她娘吃飯時還好好的，一會兒肚子疼，滿炕亂滾。不知是嘛急症。想送醫院，

正趕這兩天沒關錢，到工會，今兒大禮拜廠裏沒有人。羅秀英正在那兒急的哭哩！我給她找了個人扎了兩針，可還沒止住疼。

楊玉蘭：是嗎？我去看看。（欲走，又轉來。）娘，我們家還有多少錢？

楊大娘：（掏出來）這是鳳兒買東西的。

楊玉蘭：給我吧，我去看看。

楊大娘：你……你不等小虎子呀？

楊玉蘭：一會兒就來！（下）

楊大娘：這閨女，就聽不得人家的事，人家有點嘛，她自就事就扔一邊了。

安大爺：呵，你剛說誰？小虎子？

楊大娘：咳，老安，你還不記得小虎呀，一小你頂愛喜他了！玉蘭爸爸的把兄弟老黃的兒子呀。

安大爺：呵，虎呵！那孩子，老實巴腳地，好小子呀！嘛時候來，我要見見他。

楊大娘：說是今天，出息得不錯了，成了不知嘛英雄，還當了營長。官名叫黃國棟。

安大爺：呵！黃國棟，三歲看大，一小就是個有志氣的。

去年不是大姪女上北京還見着他嗎？

楊大娘：可不，這會兒來信說，要到天津開會。

安大爺：信呢？我這識仁半字的，也歇歇。

楊大娘：給玉蘭的，我也沒見着呵。

安大爺：給玉蘭的？好，這裏邊有玩意兒呀！

楊大娘：你可別瞎調，小虎子像我自己親兒一樣。

安大爺：那不更好嘛，女婿本來就頂半拉兒。這一個英雄，一個模範的，正兩相匹配，才貌相當呵。

楊大娘：哼，說心裏話，他們倆要真有那檔子事，我心眼兒倒不同意！

安大爺：那爲嘛？

楊大娘：就是不同意嘛。

安大爺：（嗤一下笑了）這會兒不是舊皇曆了，要是人家倆人好，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

楊大娘：不是別的不同意，你不是外人，我給你掏心裏話吧。小虎子倒是一個好孩子，憑年貌，憑家世，那點也相當；可就一樣不隨我的心……

安大爺：哪一樣？

楊大娘：一個當兵的，一天走南闖北，沒個腳後跟兒，將來玉蘭要跟他過了門，兩人就得一塊走，真要玉蘭走了，三年兩年摸不着見，那好，跟我在一塊二十多年的閨女，雞飛了，蛋也打了！

安大爺：老嫂子，你這思想真有问题，你還是舊眼光。小

虎子是志願軍，大姪女是黨員，他們這都是國家的人。咱們學習，你沒聽說，社會主義的大樓，要一塊磚一塊磚地往上砌。這黨員們就好比是蓋樓的，哪兒要，就得上哪兒去。還能老待在一個地方守着你嗎？

楊大娘：尋個工人，他總跑不了。

安大爺：要說這步棋，那你又錯了。我們那小子不是在鋼廠嗎，他說：『如今大建設，新廠裏缺人，說聲往哪兒發，服從組織。』你說到時候，他拿腿就走，我攔得住他！

楊大娘：唉，倒也是。……按說，小虎子那孩子，我是挺喜歡。

安大爺：我算算看，今年……小虎子二十八了吧？

楊大娘：二十七歲，屬龍的，比玉蘭大五歲。走的時候，玉鳳才十歲哩。

安大爺：真的，玉鳳呢，上班了？

楊大娘：哪兒呢！剛還和她姐姐生了場氣。

安大爺：呵！

楊大娘：她今兒給廠裏告了假，沒去上班。

安大爺：告假了？

楊大娘：老安，我給你說心裏話吧，養兒可比養閨女省心多了！

安大爺：這話看怎麼說。

楊大娘：（小聲地）玉鳳也才搞上了個對象。我琢磨今兒

是人家歇班，她也就告假了。

安大爺：沒聽說是哪兒的？

楊大娘：我也不清楚呵！說是鋼廠的。

安大爺：呵，鋼廠！男的叫嘛名字？

楊大娘：誰知道，她也沒給我說。只聽說，小伙子長的够棒，跟玉鳳一樣也愛唱歌演劇那一道。

安大爺：呵……呵……這事……聽說我們那孩子，也在搞戀愛，年輕人嘛，……呵呵，不上班，搞對象，這可不老好的。我說直話，別看我不進步，我也不贊成這個。

楊大娘：她也有難處。

安大爺：呵……老嫂子，我得回家看看。我們那小子今兒也公休……（欲下又回身）別忘了，小虎子來了，叫我一聲呵。爺兒倆十來年不見了。

（安大爺正走到外間，玉鳳回來了。外邊，安大爺的聲音：『玉鳳，幹嗎跑這麼快呀！哈哈！』

楊玉鳳：（滿臉大汗）娘！娘！

楊大娘：幹嗎，回來了？

楊玉鳳：錢，給我錢！

楊大娘：嘛錢？我身上沒錢了。

楊玉鳳：我買東西的，不是昨天晚上給你說了嗎。快點！

楊大娘：晚了一腳，你姐姐拿走了。

楊玉鳳：她！她幹嗎花那麼多錢呀？

楊大娘：她們廠一個工友病了，借人家花去了。

楊玉鳳：（生氣）借給人家，我自個兒還沒花的呢！她老這樣把錢往外亂借。（向楊大娘）那怎麼辦呢，我等

着花錢！

楊大娘：這陣我到哪兒給你變錢去！明天不就開錢了嗎！

楊玉鳳：明天，明天還行！我現在等着用。

楊大娘：那，我給你借去。

楊玉鳳：晚了！晚了！（跺腳）白跑那麼遠回來。一早就

是她跟我吵吵，吵忘了。這會兒又是她！盡搗亂，趕明兒我跟她經濟分開。（跑下）

楊大娘：（弄得莫名其妙）唉，這兩閻女！各有各的倔脾氣。

（楊大娘把炕收拾了一下，提起籃子，要去買魚。玉蘭回來了。）

楊玉蘭：娘，剛才，我好像看見玉鳳從西邊過去。

楊大娘：還說哩！她回來拿錢來了，你錢花了沒有？

楊玉蘭：（高興地）虧得我去，羅秀英娘可危險啦！我們找到醫院，醫生說是盲腸炎，再過一會就不行了，要開刀哩！錢還不够，明天再給她想辦法。

楊大娘：還想辦法呢！你妹妹……

楊玉蘭：（很高興）她媽要沒事，羅秀英也就不會歇班了。娘，你不知道我們這陣完成增產節約任務多緊

張！我們還要推廣她的先進經驗。（說完，拿起表報就要走。）我先去告訴別人一聲。

楊大娘：你怎麼，忘了？

楊玉蘭：（不解）什麼？

楊大娘：我要去買魚。你走了，待會兒小虎子來，怎麼辦

呢？

楊玉蘭：呵，不要緊，他是十二點的車。娘，你走吧。

（楊大娘下後，楊玉蘭到抽屜裏拿了個小本，裝在口袋裏，回身經過梳粧台的大鏡子前，看見了自己辮子上的綢結子，覺得不合適。固執的性

格，使她將綠綢結子解下來，換上了原來的。這

樣反倒顯得樸實，合乎她的身分。

（外邊屋子有人進來了。

〔安長榮聲：楊玉蘭同志——在嗎？

楊玉蘭：（掀開門簾）誰？

（一個青年工人走進來。他穿着皮夾克，不高不矮的身材，很英俊的樣子。但臉色不大愉快，他是楊玉蘭的愛人安長榮。

楊玉蘭：（有點奇怪）長榮，進來坐！你今天怎麼有工夫

呵？

安長榮：我們今天休班。

楊玉蘭：對了，你們鋼廠也休禮拜，我倒忘了。從哪兒來？

安長榮：從家裏。

楊玉蘭：你這活潑人，禮拜還待在家裏，沒去看電影？

安長榮：（心不在焉地）沒有。

楊玉蘭：（發覺安長榮像有什麼事）找玉蘭有事？

安長榮：嗯。

楊玉蘭：她出去了。

安長榮：（好像鼓起了勇氣）玉蘭姐，她今兒真沒有去上

班？

楊玉蘭：（驚訝）你怎麼知道的？

安長榮：（不愉快地壓低聲音）回家聽我爸爸說的。我在文化宮等她一個鐘頭，回來，才知道她們今天還有班。

楊玉蘭：呵——原來是你，想不到……

安長榮：（低下頭去）……

楊玉蘭：長榮！

安長榮：……

楊玉蘭：（認真嚴肅地）我可要給你提個意見！

安長榮：大姐，你聽我說……

楊玉蘭：你們戀愛我倒不反對——

安長榮：我們才交朋友……

楊玉蘭：要是影響生產——

安長榮：我還不知道她今天……

楊玉蘭：你們廠也在增產節約大競賽吧！

安長榮：就是說呵，又正是大競賽的時候……

楊玉蘭：你是先進小組的青年團員——

安長榮：她也是團員……